



南史卷四十三其年數西中腹洪州刺史盪三州諸

書唐外之傳李吳之於延容赫奕壽山山人撰之語

列傳第三十三只如高帝第二孫太子吳與高

齊高帝諸子下高帝第四子也少自五六歲高帝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

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

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爲雍州刺史加都

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

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

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

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爲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三子少而薨詔美言矣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

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關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喜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

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諡曰威

武陵昭王暉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暉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

之三昧暉小字也故暉見愛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暉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暉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丞覲或言暉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枰

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羣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羣立身以來未嘗一日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羣也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羣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

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羣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羣羣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微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羣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羣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

畢得失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

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暲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

陽尹永明十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
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
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
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
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
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
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
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
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

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
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
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
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
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
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
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旣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
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頭勸鏘立事
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
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

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
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
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
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
偏詖遇其賞典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
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
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
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
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

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
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
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
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象時爲祕書丞早有令
譽高帝盛重鑑乃以象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
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
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
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
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喜來

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
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
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
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
鼓吹一部勝熹反語爲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
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
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等咸請殺之鑑
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
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
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

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
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
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
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哲還說顯
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
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
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
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棕棕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
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

不在門卽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
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
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
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
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
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
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
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
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四寸圓如筓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

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
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
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
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
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爲南
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
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爲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
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
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

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朞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常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旣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

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

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
曰旣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
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
於當年度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
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
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
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
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
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
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敦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

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
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
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
銳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
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
下獄誅之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
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
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

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歔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中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柵榴屏風倒壓其背神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堦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

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旣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賚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

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
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
弘景因著夢記云良是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
晉熙王鈺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
刺史延興元年見害五教八闕齋毀土高坐階文獻曰
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
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
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
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
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

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
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
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
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
以謀立鉉爲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
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
也終不數建安乞爲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
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
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

知爲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爲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旣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永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爲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洵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

衆宗族殲滅三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南史卷四十三

至北魏曹劌之言故下疑矣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始興簡王鑑傳道士邵碩見之日當有貴王臨州○王

監本訛一今改从閣本

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邠一

本作邠

宜都王鏗傳左右誤排柵榴屏風倒壓其背○柵閣本

作楠又榴一本作瘤誤

史臣論禮地兼隆易生猜疑○猜疑閣本作推擬

遂韜永命於近戚○永一本作末

生南海王

卷辭系命敘或知○一本朴末

史曰餽獸此兼劉昆也○辭錄固本朴辭錄

朴辭又辭一本朴辭題

宜勝王澄傳式式貽其辭錄○辭錄固本朴辭錄

本朴辭

報百黃對朴辭人對辭○辭錄固本朴辭錄

溫本指一今則辭本

敬典簡王澄傳式式貽其辭錄○辭錄固本朴辭錄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南史卷四十四中軍悉受身懋道更姓雖不計內似直

或數唐事機矣李之微東延命嚴文壽資容簡撰命王

先列傳第三十四高帝式微壽業公朴辭錄固本朴辭錄

劉輝齊武帝諸子神圖齊軍文惠諸子無軍主戰事寧

年未明帝諸子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熹末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克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

漢書四十七卷
南齊書四十四卷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
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
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
除祕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
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
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
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

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
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
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雍州刺史加
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
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
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
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之
許啓爲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爲侍中中
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
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

夫人喪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
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
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
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
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
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
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
應計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
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
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

並從之武帝卽位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
承旨諷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
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
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
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
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
北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
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爲後來
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
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

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六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爲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爲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

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地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

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

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平心奪氣不封帝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

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
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
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
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
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
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
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
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
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

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箆而已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
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
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
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
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心無取
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
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葺而毀庶子在家
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

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繚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卽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錢千加子七百求

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

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講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

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大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殿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

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工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

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泚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

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

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膾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

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
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
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
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責讀至偃師南望
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瓊帳廼曰聖製此
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賦王聞之大怒收付
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責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
毀泰閩命擊荆湘東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
郡公武帝卽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

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
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
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燈金薄裏箭脚亦
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
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旣未得敕如風過耳使
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
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
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
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子卿章王鏘無子養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卽位爲南彭城臨淮三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癡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癡止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

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念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

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畧
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
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畧棄之江流子響膽力
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畧而諧之法
亮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卽
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舡艦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
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
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
響屬籍賜爲峭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
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

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
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頓
蹙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
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
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歔良久
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
曰故庶人峭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
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
惟往載傷心目伏願命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豈伊窮
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爲魚復侯越縲公衆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葢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十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又父之子父自善子之名又訓之嚴山公持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鬘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鬘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預手所

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

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旣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

遺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

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旣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後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

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

南史卷四十四 文傳
孝感所致主簿劉醜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旣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繳飲器等供

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
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
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
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
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
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
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
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曰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
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
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

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
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
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
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
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
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
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
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

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
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
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
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
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
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
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

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旣而以宣城屬
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爲巴東公以南康
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
帝度爲尼明帝卽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
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
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
誅年七歲四畏安皇太子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
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林王昭秀褚氏生桂
陽王昭粲愛嚴前王昭元帝夢金鼓鳥不翔視其心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卽位封臨海
郡王隆昌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
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六東王千載字連立九帝第二子也封臨海郡王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
元年出爲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
年爲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
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
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
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
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
爲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爲右將軍
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卽
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爲都督
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

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
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
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時陪晉東昏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
郡王東昏卽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
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
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
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摑輿手執絳麾幡
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
少日乃殺之

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
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
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
盧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
卽位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中興二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王東昏卽位爲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

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十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况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於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

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立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

南史卷四十四
論曰
今
南史卷四十四
論曰
今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文惠皇太子長懋傳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果監本

誤東今改从閣本

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賜其妻米百斛○斛監本訛解今

改正

廬陵王子卿傳又作銀燈金薄裏箭脚亦便速壞去○

燈閣本作鐙

魚復侯子響傳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衝監本作衝

史今从閣本

臨賀王子岳傳字雲嶠○嶠監本誤喬本卷文惠皇太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子長懋字雲喬此誤複之今从閣本改正
史臣論守器之重邦家所馮○馮監本訛爲今从南本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南史卷四十五

命昔唐國東才李

延之其

壽

列傳第三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爲女巫常

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

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掖下生乳各長數

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

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

子長懋字雲喬此誤複之今从閣本改正
史臣論守器之重邦家所馮○馮監本訛爲今从南本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南史卷四十五公孫氏至南史卷四十五公孫氏至

命昔唐國史李命昔唐國史李壽并命昔唐國史李撰

列傳第三十五列傳第三十五

陳顯達陳顯達

張敬兒張敬兒

王敬則王敬則

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

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掖下生乳各長數

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

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

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爲儼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旣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

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年今不得違誓卽殺十年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三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

南史卷四十五 列傳
二
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
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
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
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
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
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
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
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
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閤
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

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
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爲中
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
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
迎帝啓警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卽止收淚謂敬則
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
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
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
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兖州刺
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

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
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
有廿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
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
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
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枵歎曰吳
興昔無此枵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
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
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
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

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
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三
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
殺婢勝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
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
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
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
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
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
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

南史卷四十五 齊本紀
四
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倖得細鎧左右
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
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
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
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
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
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
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
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敎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
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

立進位太尉明帝卽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
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
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
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旣
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
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
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
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
敬則豎夫易爲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
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爲府司馬頻銜

使上僞傾意待之以爲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祗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鬕金鬕謂鳩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眺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眺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

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檮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閤丁興懷曰官祗應作爾敬則不聲明且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

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再上不得上與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

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劬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

先以釘釘柱媼禹步作氣釘卽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
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
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
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
心齊高帝帝卽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
熊蒸一盤上卽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卽位
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出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
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
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爲侍中

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
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
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
人家旣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
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
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爲郢府主簿
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
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卽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
如此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爲公明帝

卽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爲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爲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荅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

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爲江州刺史鎮彭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業以掩不備又遙指

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涌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

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宦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祜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爲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

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覲爲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卽以爲妾後爲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曰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

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旣輕不欲使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舫艫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三小史沒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欵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雙敬兒乃

漢劉四平外傳
南史卷四十五 及傳
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
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
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
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江
陸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
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
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
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
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織狗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
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

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
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
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
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
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
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敬兒曰
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
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
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
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

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欵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旣得開府又望班劔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

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闈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舩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

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
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姚廟爲
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
臥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
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
改爲敬兒故猪兒亦改爲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
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
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九帝志亦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
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爲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

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
子爲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爲司州刺史母
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
帝以此嘉之十年爲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卽位慧景以
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
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爲度支尚
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卽位爲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
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
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卽
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

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彊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於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

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爲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燈沈佚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

層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爲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爲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擒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爲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爲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

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與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騎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

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旣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內鱮籃中擔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

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爲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令畧之云燕非於知微也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

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
 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
 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
 思自免于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
 疎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夢跡
 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車尚書中丞言多計不疑及我衣東國文千貴豈
 難軍十八頭良具八只對書馬善是業然彼彼自安
 南史卷四十五 却錄之費言命為道人員時於去費策

南史卷四十五考證

王敬則傳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

中以爲甘棠○甘監本誤明今从閣本

陳顯達傳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

物閣本作許隨一作遂一作逐今从監本

以爲江州刺史鎮彭城○彭一本作益

張敬兒傳敬則甚恨焉○恨監本訛敬今从閣本

晉安王子助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造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後爲斂祭

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沿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

過滕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人生擒之斬建康市
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卽位爲丹陽尹遷尚書左僕
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
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爲吳興太守於家載
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
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
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
安人尋卒世以神爲崇諡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
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
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

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
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
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
冀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
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
右後於都私齋錦出事發繫南兖州獄高帝遣薛深餉
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
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
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

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卽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

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諡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爲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

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旅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貴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

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爲南兖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俯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卽位卒於驍騎將軍陳史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

交槩鬪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
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
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助夾轂隊主隨鎮
江州子助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爲前鋒所向無不勝
事敗逃宮亭湖爲賊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
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爲己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
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
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
變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變爲郢州度仍留鎮爲
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高帝又使假

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
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使轂主周彥與度俱
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
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
城尤爲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
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
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
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爲焦度樓
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還都爲貴
戚追敘郢城時褰露穢褻之事其戇如此爲人朴澀欲

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眾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卽

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東昏卽位爲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悉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爲梅蟲兒茹法珍設女妓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

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卽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

三年間迭爲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末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諡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爲劭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爲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卽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

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諡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
力絕衆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爲主帥指麾
處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爲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
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
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
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
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軍
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

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
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
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
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啓
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
帝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
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
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
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
興縣男武帝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

以益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
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
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
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
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
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
軍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始爲冗從僕
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沌陽侯高帝
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

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
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
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
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
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爲
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聖世子
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
敕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
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
屍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

南史卷四十六 列傳
十一
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
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
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
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
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
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
逮永明五年爲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
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
尋出爲兗州刺史進爵爲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
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爲有

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入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
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
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
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
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爲東宮直閣將軍鬱林在
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爲心
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
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
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鉛等物敬則
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

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
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綦母珍曹道
剛朱隆之共相唇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
出入禁闈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
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
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
說帝出奉叔爲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
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爲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
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
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

耳旣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刃厲目切齒
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
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
有勇力初爲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旣盛而合肥戍
又阻兵爲寇劭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
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劭幢主皇甫肅謂劭
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
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卽擢爲軍主廣
之於劭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

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勛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武帝以爲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第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

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卽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諡壯公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爲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

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

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灑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爲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怏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卽散因此疎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爲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

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爲南秦梁
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
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
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諡曰威子僧度嗣僧度張齊字子嚮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
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爲荊府司
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爲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爲南兖
州擢爲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
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日與
稷珍國卽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

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
甚脩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爲輔國
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
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
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
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
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
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旣爲物情所歸蠻獠
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西郡居益州之半又
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

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
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諡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
釁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
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
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
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
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
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
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

莅其殆優也

六

南史卷四十六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

李安人傳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又一項羽神事

顧炎武日知錄所謂一事而互異者也

曹武傳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帶監本誤帝今改

正

呂安國傳謚肅侯○侯監本訛侯今改正

史臣論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報

罵二字不可解本傳意望台鼎心常鬱快及酒後啓

帝因致疎退一段梁書不載所謂報罵者或指此然

必有訛字

必育清字

帝因姪刺也

二字不可

史臣論辨

呂安因

五

曹孟

李安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

南史卷四十七

魏唐

列傳第三十七

荀伯玉

蘇侃

虞玩之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

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

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

崔祖思

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胡諧之

范栢年

江祐

劉暄

李延

壽

撰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

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
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
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
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
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
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
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
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荅卽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
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
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

帝爲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
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
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
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
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
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
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
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旦効矣昇平初仍爲高帝驃騎中
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
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

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

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遊立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持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

弔之五更使中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憊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卽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肩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

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曰美餽吳食非師思也師思曰魚鱗餽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諱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唐堯重去四凶

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
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
公祖思啓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
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旣爲
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旣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
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膾
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
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
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

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
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閔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
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
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
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
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閔存故爵
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
武帝卽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爲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
學爲先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
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

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諫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曰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

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簋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荅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歎惜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

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永明九年魏使
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
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
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
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淮北頻歲不熟
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
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
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
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爲百
姓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

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諡
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
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
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爲
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
志曰寶緯紊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歷宣江楚雲雷兆
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
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
澈河明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鞞晨征幹精

潭而悵泗榭松洲而悼情蘭含風而寫艷菊籠泉而散
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歛園琴之孤弄想庭
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壘首暉霞戒
旋鷁躍遠波情絲絲而方遠思裏裏而遂多粵擊秦中
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
飈兮澗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
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逃泉悟
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勤厲
遂見委付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錄事
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爲帝太尉諮

議侃事高帝旣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
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
校尉任以心膂帝卽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
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
之黃門郎棕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
前時棕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
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
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
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棕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

尚貧薄綜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綜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綜曰肴羞有所遺不綜曰何曾食疏有黃頰臠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綜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綜布衣之舊從容謂綜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綜求味綜獻糲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綜求諸飲食方綜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綜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

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午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綜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綜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綜以綜舊人引參佐命綜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休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綜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綜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不就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侯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侯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荅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

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棕以此稱服之旣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俟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立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諡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

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
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州唯有文川
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
帝嗟其善荅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
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
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
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
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
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

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
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
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
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
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
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
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
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
見遇玩之遷黃門郎先時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卽位
敕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

日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昨俗巧僞乃至竊注
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
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
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
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
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
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
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
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
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

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
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
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
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擒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
乘勝百姓頗被強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
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旣伏誅內
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
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
不相饒暹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
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

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阜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

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彥遠爾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阜莢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

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徒右長史祐姑爲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諡景皇后生齊明帝祐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祐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旣而祐勸帝出以示

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祐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祐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

於祐祐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躋今爲雍州儻
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闔外
一以相委祐旣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
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祐侍
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祐弟衛
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
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
覽勿復委人及卽位祐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
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

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
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祐
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
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
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
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立劉暄初爲寶立郢州行事執事
過刻有人獻馬寶立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脍
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鶩不煩復此寶立恚曰舅殊無
涓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
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祐

南齊書卷四十七 齊書
祐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
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
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
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在殿內疑
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
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
王敬則勲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
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祐祀同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不
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祐等旣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
馳謂左右曰祐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

問祐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賜
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
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廡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
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
及聞祐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
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暄
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
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
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
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祐

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究將興霸業崔蘇睹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棕笥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江祏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南史卷四十七

南史卷四十七

南史卷四十七

列傳

南史卷四十七



